

立刻擊平；現在只剩了匈奴，你明知道我決不投降，你不過想兩國相攻罷了。匈奴受禍，從殺我開始，我難道還會怕死麼？」衛律知道要他降服是不可能的，回去報告單于。單于聽了更加愛重，想法子要他轉心，把他放在大地窖裏，天下大雪，武飢寒交迫，蜷臥着取雪和氈毛咀嚼吞下去。過了幾天，居然不死。匈奴以爲有鬼神保護，轉送他到極北邊境人跡不見的北海上，叫他牧羊。告訴他說：「等公羊產了小羊，你才得回去。」他的部屬常惠等都被分離開住着，不得通消息。武到北海上，匈奴不給與食物，只好掘野鼠儲藏在洞裏的草根充飢。他無論在什麼時候，手裏總拿着出使時朝廷所賜的節，一直五六年，節上的毛羽全脫落了。單于的兄弟於靬王射獵海上，因爲蘇武能結魚網和修理弓弩，很喜歡他，送給他牲畜盛酪壺，小氈帳等器物，蘇武生活因此比較優裕些，過了三年多，於靬王病死，部衆遷徙，衛律暗中教人去搶奪他的牛羊。有一次，用大皮袍緊緊綑住他在暑天烈日下曬了三天，想他降服，但是蘇武始終不屈。

李廣的長孫李陵，天漢二年將步兵五千人出塞，孤軍深入三十日到浚稽山下。單于自將三萬騎圍攻陵軍，被陵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增兵八萬餘人，血搏一晝夜，到底寡不克衆，客不鬪主，步不敵騎，遠不勝近，李陵矢盡兵殲，不得已投降了。單于很尊重他，把自己的女兒給他做妻子，立爲右校王。陵在漢朝和蘇武是朋友，武出使的第二年，陵降匈奴，心裏覺得慚愧，不敢去訪問蘇武。後來單于派陵到北

海上去遊說蘇武，預備酒席音樂請武宴會，並對武說：「單于真心期望足下回心轉意，他知道我和子卿交情很深，教我來勸足下。終究不得歸漢，枉在這人跡不到的地方喫苦，誰知道足下的忠義呢？令兄長君做奉車都尉，跟天子到棫陽宮，扶車下階，車轅觸柱折壞，被劾大不敬，自殺謝罪，天子賜喪葬錢二百萬。令弟孺卿，跟天子到河東祭神，侍從官有因爭船互相推擠落水淹死的，孺卿奉命追捕罪人，沒有捉住，怕得罪喫毒藥死了。我來時太夫人已經去世，我親自去送葬。尊夫人年青聽說改嫁了。那時候尊府上剩兩位令妹，兩個女孩，一個男孩，現在又隔了十多年，生死不可料。人命好似朝晨的露水，何苦如此呢！我剛投降的時候，心裏荒荒忽忽，像發狂一樣，覺得太對不起國家。加以老母被拘在牢獄，更不卜吉凶，我那種爲難痛苦的情形，比子卿格外嚴重些。而且天子年老，隨意造出法令，大臣無罪被滅族的有幾十家，生命毫無保障，子卿這樣忠義，誰能真心賞識呢？請子卿聽我的話，不必再遲疑。」蘇武答陵道：「我家父子並沒有什麼功德，蒙天子特別成就，我父親官做將軍，位封侯爵；我兄弟都做天子左右的親近官。我立志要肝腦塗地，殺身報效，什麼刀斬火燒，沒有不甘心樂受的。臣子事君，等於兒子事父，兒子替父親死，有什麼怨恨？請你不要再說這些話罷！」李陵陪他喫了幾天酒，又對他說：「請子卿聽聽我的話。」蘇武不等說第二句，就接口道：「我其實早就算是死過的人了，大王一定要我投降，請從

今天起，斷絕我們的私交，讓我死在大王面前。」李陵看他那番鐵石般的至誠心，不由得熱淚滿臉滾

下來，衣襟都溼透了，長聲嘆道：「唉！義士我李陵同衛律叛國的罪惡，真是上通到天了！」李陵不忍再說話，辭別回去，用他妻子的名義，送武牛羊幾十頭。過了些時，陵又到北海告訴蘇武說：「匈奴邊境捕得漢雲中郡人，說太守以下官吏都穿白衣服，聽說皇帝上仙了。」蘇武聽了口裏突然吐出狂血來，面向南方大哭不止。朝夜行禮號哭，好幾個月沒有間斷。

昭帝卽位後數年，匈奴同漢朝講和。漢朝要求放蘇武等回來，匈奴詐說蘇武早已死去，漢使信以爲真，也就不提了。後來漢使又到匈奴，常惠想法子夜裏見漢使，教他對單于說漢天子在花園射雁，雁足上拴有帛書，說武現在北海某地。漢使大喜，照常惠所說質問單于。單于瞠目顧視左右侍臣，現出驚奇的樣子，對漢使抱歉說：「武等實在活着沒有死。」李陵知道蘇武快要歸漢，特備筵席給武賀喜，說道：「現在足下可以回朝了。足下在匈奴傳了大名，在漢朝立了大功，從古以來忠臣義士，史冊上所載的，圖畫上所記的，誰能及得子卿來。我李陵雖然怯懦不中用，那時候天子如果寬恕我些，保全我老母的殘命，讓我找機會報答漢朝大恩，這是我日夜不敢忘懷的一片苦心。無奈天子聽信謠言，族滅我全家老幼，士大夫提到我隴西李氏，都嗤笑以爲污辱不足道，我對故國還有什麼顧戀呢？罷了！罷了！我不過要子卿曉得我的心就是了！異國的人，這一別永遠斷絕了！」李陵立起來舞蹈作歌道：

經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
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墮。
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過要子卿。

舞畢，陵已涕淚滂沱，嗚咽不能成聲，因遂與蘇武訣別。

武
單于召集蘇武舊部屬，除了投降匈奴及死了的，祇有九個人跟武歸國。元始六年春，武等到京師，昭帝令武奉太牢拜謁武帝陵廟。因爲他在外國長久，有大名，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住宅一所。常惠、徐聖、趙終根三人都拜爲中郎，各賜帛二百匹。其餘六人年老願回家，各賜錢十萬，終身免納租稅。蘇武將所得賞賜分給兄弟朋友，家裏不存多餘的錢財。他回國的第二年，兒子蘇元因與聞燕王謀反事被誅，武受連累免官。過了幾年，宣帝卽位，說武是苦節老臣，又拜爲典屬國，封關內侯，特別尊寵他。武年老無子，宣帝問左右，蘇武在匈奴多年，有生兒子沒有？武託人奏明：武從匈奴回漢的時候，胡婦剛產生一個男孩，名叫通國，後來也曾通過信息，想帶金帛去贖回來。宣帝答應他的請求，通國不久歸漢。

蘇武四十歲出使匈奴，被留十九年，歸來鬚髮全白了。宣帝神爵二年，武年八十餘病卒。

人生最大的目的是什麼？這個問題，不知道經過了多少哲學家解說了，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到底依然還是一個人生最大目的是什麼而已。我們姑且這樣說：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延長自我的生命。不過，我有小我大我之分，生命有精神的生命與肉體的生命的分別。所以人也得

分爲眞人與肉人兩類。營營擾擾，不怕幹卑污無恥的醜事，卻獨怕呼吸停止，這種人唯一的要求是肉體生存，可以稱爲肉人。眞人，當然也極寶惜肉體生命的，決不能爲了一點小忠小信，輕易放棄他寶貴的肉體。孔子批評管仲說：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就是這個道理。關鍵卻在這裏，如果他的生命歷程不幸踏在眞人肉人中間的界線上時，他必然抱定殺身成仁的宗旨，毫不遲疑的。而且殺身一幕慘劇，愈是殘酷苦毒，凌遲式的而不是斬立決式的，那末，大我的精神的生命也就愈延長愈偉大，我們拿蘇武的行事——他雖然徼倖沒有殺身，來做例證罷。蘇武被拘留十九年，匈奴想他降服，故意造出無數困厄，這六千九百三十九天裏面，每天受着飢餓寒冷傷害孤獨窮乏侵奪等等苦惱，要不是有極大的忍耐力，能不中途變節麼？衛律李陵不斷誘以重利，脅以殺戮，搖以私情，動以稱諛，蘇武始終置之不理，要不是有極大的忍耐力，能不中途變節麼？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蘇武在人跡不到的地方，等公羊產羔子，他的結局誰都料定做北海邊上一堆無名枯骨了，從那裏表白忠義之名呢？要不是有極大的忍耐力，能不中途變節麼？從這些事實看來，要做一個眞人，非發揮忍耐力，攻破名利生死苦樂種種難關，是決不會成功的。我們進一步探求忍耐力的來源在那裏？蘇武是漢朝臣子，他赤誠尊愛朝廷，活着也好，死了也好，旁人看見也好，不看見也好，總之他覺得怎樣心安，就怎樣去做。他回國以後，祇做了一個典屬

國，當時很多人代他不平，說朝廷賞賜太薄，但是他絕無怨言，他的兒子謀反被誅；直等到宣帝問起，才請求贖取通國回來。對朝廷永遠是孤忠耿耿不存一毫私心的。因爲他赤誠愛君愛國，所以任何橫逆或誘惑不能打動他的決心，而忍耐力也就有了切實根源了。從此我們知道，赤誠是真人的最要質素，忍耐是真人的最強武器。

趙充國

趙充國，隴西上邽人。年青時候充當騎兵，就有大將的風度。熟習兵法，沈著勇敢，識見遠大，更明曉外國情勢。武帝天漢二年，從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被匈奴重重圍困，好幾天不得飲食，死傷極多。充國率壯士百餘騎奮死衝陣，身受二十餘創，李廣利引大軍跟在後面，得解脫歸漢。武帝嘉獎他的勇猛，召見親視傷痕，拜爲中郎。昭帝時充國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有功擢爲後將軍。宣帝本始二年，漢發精兵十五萬騎，遣五將軍分路出擊匈奴，充國爲蒲類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郡一千八百里，不見敵軍，斬獲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牛馬羊七千頭。匈奴自武帝時屢受重創，畏懼漢兵，這一次是匈奴斥候見路上馬糞糞中有粟米，知道漢兵來攻，不敢對抗，舉國遠遁藏匿，所以五將軍都沒有什麼功勞。過了些時，單于發十餘萬騎，想乘隙入寇，宣帝遣充國將四萬騎屯沿邊九郡。單于聞漢有備，總將又是趙充國，引兵退走。

自從張騫通西域以後，匈奴失去右臂，勢力一天天衰落下去，爲要打破漢朝這個計劃，不斷密派使者鼓動住在漢與西域中間地帶的羌人，教他們解除種族間的仇怨，立誓團結，反叛漢朝。宣帝元康

三年，先零羌連合罕开羌及其餘羌種酋長二百餘人解仇盟誓，遣使至匈奴借兵，想攻鄯善敦煌，截斷漢通西域的道路。神爵元年，漢騎都尉義渠安國將三千騎防羌，被羌襲擊，失去輜重兵器甚多。宣帝因充國年老，不便上戰陣，叫御史大夫丙吉去問他誰可以擔當擊羌的重任。充國年紀七十多，回答說：「沒有再比老臣合宜的了。」帝又問：「將軍料羌勢如何？要用多少人？」充國說：「百聞不如一見，兵勢難遠料，老臣願親到金城，製成地圖及攻守方略奏上。西羌小蠻夷，發狂謀反，不久就得滅亡，請陛下完全交給老臣，勿用掛心。」宣帝笑道：「好！」

充國到金城，等騎兵集合滿萬人，當夜遣三偏將，銜枚先渡黃河建立營陣，防敵兵襲擊。天明陣成，大軍依次渡河。敵騎數十百人馳驟軍旁，充國說：「擊賊在乎根本消滅，小利不足貪。」令勿捕逐，遣騎探視險要四望陘，不見敵兵，連夜引軍過陘，西至落都。對部下將校說：「我料定羌虜無能爲力了，如果羌發兵數千人堅守四望陘，我軍那得通過呢？」大軍西進至西部都尉府止。羌人屢乘機挑戰，充國按兵不應。充國用兵以多派斥候遠出偵察爲急務，行時必有戰備，止時必堅壁壘。尤能持重觀變，先定計劃而後出戰，愛惜士卒，不肯輕費兵力，士卒也無不願出死力。漢軍捕得羌虜，說羌中酋長彼此怨恨責難，說：「教你不要反，現在天子派趙將軍來，年紀已有八九十，用兵如神，我們想求一鬪再死，還能夠麼？」

罕开曾長靡當兒的兄弟雕庫先被漢官拘留在都尉府，充國說他無罪，釋放雕庫，教他帶回羌人互相

捕斬的賞格，並傳諭諸酋長，大兵祇誅有罪的，脅從者勿再附和，自取滅亡。充國的策略是要樹立威信，招降罕開及其他種族，利用各羌族間彼此疑怨，解散他們的團結，等到先零勢力孤單，一舉擊滅。當時朝廷急於見功，合兵六萬人待發。酒泉太守辛武賢請將萬騎，帶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擊罕開羌鮮水上。天子徵求充國的意見，充國奏：「臣料匈奴與羌早有密謀，想乘隙入張掖、酒泉，斷漢通西域的道路，漢守兵萬不可輕出。先零爲首叛逆，理應征討，罕開不煩動兵，自然會降服的。」朝臣都不贊成。充國的主張，於是天子拜許延壽爲強弩將軍，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一面下詔書嚴責充國，教他引兵助攻，不必多疑。充國被責，以爲將軍領兵在外，祇要於國家有便宜，不妨違詔陳述利害，因上書謝罪，痛切說明先誅先零，罕開自服的理由。宣帝本是英主，卽時罷兩將軍兵。充國引兵到先零屯聚的地方，先零望見大軍前來，不及措手，棄輜重渡湟水逃去。道路險狹，漢兵慢慢在後驅逐。部將問緩追的緣故，充國說：「這是窮寇，不能追逐得太緊，追得慢他們爭先潰逃，追得急他們要反身死鬪。」羌人果狂奔落水溺死數百人，捕斬五百餘級，獲馬牛十萬頭，車四千餘輛。漢兵到罕開境界，軍紀嚴肅，絲毫不犯。罕羌逃避在他處，聽到這個消息，都喜歡道：「漢真赦免我們了。」酋長靡忘親身來見，充國很優待他，教他回去宣布漢威德。部將力爭說：「這是反叛，朝廷沒有命令，不可專擅放走他。」充國說：「諸君只想自己減輕責任，不是爲公家忠心打算。」談話未了，詔書到，准靡忘帶罪立功。果然罕開悅服，不煩兵力就歸降了。

是年秋，充國患腳病兼下痢，宣帝防有意外，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去做副將；令充國十二月出兵擊先零羌。到時候如果病重不能行，可專任破羌。強弩兩將軍領兵進攻。充國料定出兵一定壞事，想遣散騎兵，留一萬人屯田，等羌虜離心瓦解。奏章寫成還沒有發出，充國的兒子中郎將趙卬怕他固執，違抗進兵詔書，請人勸充國說：「假如兵一出就要破軍殺將，傾覆國家呢，將軍堅守計劃，自然是應該的；過現在的情勢，出兵並沒有什麼重大關係，又何必力爭。有一日天子不合意，派御史來質問，將軍、將軍生命怕保不住，還說得到國家的安利麼？」充國歎道：「怎麼會有這樣不忠的話啊！我兩次獻計，朝廷要是採用了，何至發生這個事變。現在祇可用計破羌，不能專恃武力。萬一戰事延長，匈奴及他蠻夷乘機叛亂，那時候真不好對付，羌變到成小事了。我決誓死維持主張，天子聖明，一定會採納忠言的。」後來非常懇切地接連奏陳了幾次，宣帝恍然大悟，屯田的利益。起初朝臣大部分是反對充國的，此時也一變而爲贊成者，於是下詔從充國議，實行屯田。又因破羌、強弩兩將軍屢次主張進攻，也准許他們去試一試。結果，強弩將軍生獲四千餘人，破羌將軍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捕斬二千餘級。但是充國安坐不動，羌人自來軍前投降的，到有五千餘人。宣帝下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第二年五月，充國奏羌族大約有五萬人，被漢兵斬首七千六百級，降服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死餓死五六千人，估計逃去的不過四千人，罕开曾靡忘願意負責收拾逃羌，請准罷屯田兵。天子准奏，充國不折一兵，全師而還。

充國回來的時候，他的好朋友浩星賜，趕到半路上對充國說：「一般人說破羌強弩出兵擊羌，斬獲甚多，所以成功。其實有見識的很知道羌虜力窮計竭，不用出兵，勢必降服的。將軍朝見天子，最好把功勞讓給兩位將軍，免得招人怨恨，將軍聲名也毫無損失。」充國回答說：「我年紀老了，官爵也無可再加了，何在乎這一點功勞。不過用兵是國家大事，應該留給後世做模範的。趁我老臣還有一口氣，切切實實對天子說明用兵的利害，不可輕動，我死，誰能說這話呢！我不能因爲避免誇功的嫌疑，對不住國家。」到底，他毫不隱飾地盡情奏明宣帝，宣帝很以爲然，叫辛武賢回酒泉太守原任，充國仍做後將軍。這年秋天，羌人果然斬先零大酋長楊玉、猶非等頭，帶逃羌四千餘人來降。天子問朝臣誰可以做護羌校尉，朝臣共舉辛武賢的小弟辛湯。充國生病在家，聽說立刻起牀，奏湯酗酒暴躁，不可叫他管蠻夷，不如湯兄臨衆好。其時湯已正式拜命，宣帝即刻改用臨衆。後來臨衆生病免官，朝臣又舉辛湯，湯屢醉酒，怒辱羌人，激起反叛，不出充國所料。當初辛武賢在充國軍中，趙印同他閒談，有涉及朝廷機密的地方，宣帝聽充國慎重用兵的勸諫，武賢沒有升官，心裏懷恨，上奏章告趙印漏泄機密，印下獄自殺。充國也告老還家。宣帝甘露二年，年八十六卒。

趙充國用兵整齊穩固，無論行軍臨陣，處處立於不敗之地，從容佈置，坐操勝券，真不愧爲大將軍模範。尤其可以欽佩的是，充國不僅是最優良的軍人，而且還是個目光遠大的政治家，當時

滿朝君臣，祇知道用兵力擊平西羌，忘卻了處心積慮，乘機入寇的匈奴，更慮不到戰事擴大，財力耗損，盜賊跟著起來的危險。雖說宣帝時候，國勢隆盛，並不畏懼匈奴與盜賊，但是利取其重，害取其輕，放棄全勝的優勢，採取軍事的冒險，這是何苦呢！足見充國老謀勝算，識見超出一般人遠甚。辛武賢是有名的戰將，因為他專長軍事，所以一味主戰，軍人必須受政治的訓練，有擴大的眼光，這也是一個明證。至於充國那樣不顧身家性命，赤誠精忠，爲國家打算利害；恰好宣帝也能尊重老成，虛心聽從善言，和衷共成大業。我們在歷史上見到忠臣烈士，因爲朝廷昏憒不明，好心得惡報的不知有多少，像宣帝英明果斷，能容納趙充國，不爲小人所害，使人想起偉大領袖真是難得！

上邽在甘肅天水縣西南。

酒泉郡在甘肅省。

先零罕开都是羌種的名稱。开音堅。

鄯善國在新疆省，出玉門關經白龍堆首到鄯善國。

金城郡金城縣在甘肅皋蘭縣西南。

銜枚，枚狀如筷子，銜在口中不能言語謹嘩。

落都在青海樂都縣。

張掖郡在寧夏及甘肅省。
鮮水亦名弱水，即青海。

馬援

馬援，扶風茂陵人，十二歲喪父，長兄馬況珍奇他的大才，愛護無所不至。同鄉朱勃年十二，通詩書兩經，著儒者冠服，舉止雍容，談論靜雅，時常去謁見馬況。那時候援年紀比勃大一二歲，才開始讀書，見朱勃勝己，不覺慚愧失氣。況看出他的心事，親自斟一杯酒安慰他說：「朱勃小器速成，智能不過如此，到後來他得向你請教，你不要害怕。」援見家用不足，想到邊地去墾荒牧畜。況說：「你是天才，應當晚成，譬如雕工要把美玉琢磨完成才給人看，你出去鍛鍊是很好的。」恰巧況生病死了，援沒有去成。王莽時援做本郡督郵，送重罪囚到京師，半路上把囚人放走，自己亡命到北地郡，就在那裏墾牧起來。幾年功夫，有牛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援歎道：「積儲財產，貴能散給窮人，否則守財奴，何足道哉！」將所有財物，全數分送昆弟故舊，沒有一點驕奢的表示。羊裘皮褲，貧素依然。他時常這樣說：「大丈夫立志，應當越窮越堅，越老越壯。」

王莽末年，海內大亂，隗囂起兵割據西州，因援是著名豪傑，請他做綏德將軍，重要事務都同他商量。漢光武帝在洛陽登天子位，囂遣援前往觀察形勢，引見十幾次，知道光武是真帝王，可以復興漢室，

回來再三勸囂歸降。可惜囂暗藏野心，不肯聽從。援乃率家屬自歸洛陽。光武帝建武十一年，援爲隴西太守。羌人乘中國擾亂，侵入邊境，橫行無忌。援將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斬首數百級，降者八千餘人。餘羌數萬守浩亹隘，援奮兵追擊，羌遠逃唐翼谷中，屯精兵北山上。援引兵向山，別遣數百騎繞攻敵軍，半夜裏放火鼓譟，前後猛攻，羌兵大潰，斬首一千餘級，奪取穀糧畜產無數。援在陣上，小腿肚被箭射穿，朝廷下詔褒獎，賞羊三千頭，牛三百頭，給他養傷，他卻一無所私，全數分送賓客故舊。十三年，武都參狼羌結合塞外諸種，大舉寇邊，援將四千餘人擊羌，降者萬餘人，其餘都奔逃出塞，隴西地方從此安靜了。他知道大亂後最要緊是休養生息，所以待下寬厚，務示恩信，每天招集故人賓客，飲酒作樂，選擇有才德的人做長吏，待遇像兄弟一樣。牛崇做主簿，羊喜做功曹，連他自己姓馬，郡人說他們三人是三牲全備。這雖是個笑話，也見得上下和睦，不專立威的意思。他做太守，只是總持大體，不管瑣碎的政事，有一天，傍縣有報仇相鬪的謠傳，羌人造反，百姓都逃進城裏來。狹道縣長見援請閉城門發兵拒敵，援正同賓客飲酒大笑道：「羌虜那敢犯我，你好好回去罷！如果真害怕，可伏在牀底下。」不多時候，事情就平靜下去，一郡人都佩服他的鎮靜先見。

建武十七年，交趾郡女子徵側、徵貳反，攻沒郡城，其餘九真、日南、合浦等郡蠻人全起來響應，攻掠嶺外六十餘城，聲勢浩大。徵側自立爲王。交趾、九真、日南就是後世的安南國，離東漢首都洛陽有一萬

幾千里，朝廷拜援爲伏波將軍，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水陸進攻。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大破蠻兵，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浪泊地勢高峻，因此改從西里進兵，徵側等逃入深山，援窮追不舍，蠻人潰散。十九年正月斬徵側、徵貳頭，傳送洛陽。帝封援爲新息侯。漢朝人軍功封侯是很難得的，也是很光榮的。援既受封爵，宰牛置酒大饗軍士。席間從容對部屬說：「我少年時候，堂弟少游哀憐我刻苦奮發，想做一番大事業，屢次勸我說：『人生一世，只要衣食無缺，在本地做個小官吏，有粗車駒馬可免步行的勞苦，長守妻子田園，祖宗墳墓，鄉里號稱善人，這也就夠了，何苦求發達，招煩惱呢！』當我在浪泊西里的時候，狂賊還沒有殲滅，積潦徧地，濃霧滿天，毒氣薰蒸到空中，正飛行着的鷹鳶，忽然悶死，拍落水裏去，夜臥醒來，回想少游說的話，那容易得到。現在賴諸君努力，我卻僥倖先蒙重賞，心裏喜歡也很慚愧。」吏士聽了都歡呼萬歲，援進兵擊九真賊都羊等，自無切到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嶺南完全平定。大軍所過的地方，修治城郭，穿鑿溝渠，處處給人民謀利益，改善生活。又修正本地法律與漢律衝突的十幾條，申明舊章，蠻人踴躍悅服，從此以後，遵從馬將軍約束，不敢違背。援在日南郡象林縣漢極南邊境上立兩個銅柱，柱上刻着「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幾句話，這大概表示永遠同蠻族和好的意思。銅柱附近有當時遺兵十餘家，留居不返，他們都姓馬，自爲婚姻，言語飲食，保持中國舊風俗，本地人因爲他們流寓在此，稱爲馬流。

援軍回來將到洛陽，很多故人遠遠去迎接慰勞。援對平陵人孟冀說：「我希望你有規諫良言，如何也同衆人一樣呢！近年來匈奴烏桓時常騷擾北邊，我想請求朝廷帶兵往擊。男兒應當死在邊野上，用馬革裹屍還葬，那能臥牀上讓兒女子擺佈啊！」這時候匈奴烏桓剛入塞寇掠，朝廷允准他的請求，屯兵襄國備敵。援九月到京師，十二月就出去，在屯所預備了幾個月，自將三千騎出高柳塞，巡視雁門代郡上谷各郡邊防，烏桓斥候望見漢兵，全軍散去，援無所得而還。

援天性汎愛能容人，見士人有才能的，雖在貧賤，待遇卻格外加重；見無功居爵位的，譏笑他們道：「不能割的刀，無所長的人，留着有什麼用？」有一次，援生小病，梁松來候問，援坐在牀上不回他的拜。松走後，諸子姪問道：「梁松是皇帝的女婿，滿朝文武都怕他，大人何以不答拜？」援說：「我是梁松父親的朋友，怎麼尊貴，也越不過這輩分去。」從此梁松恨援，想找機會害他。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山林，全軍覆沒。援聽說兵敗，大爲憤慨，堅請前往擊賊。雖然年紀已經六十二歲，他那種過人的勇氣，真不愧越窮越堅，越老越壯。光武帝憐他衰老，不肯允許。援再三自陳還能披甲上馬，光武執拗不過，叫他試試。援卽上馬，據鞍，左右顧盼，表示可用。光武笑道：「好勇健的老翁！」於是命宗均爲監軍，遣援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蠻。他臨走一天的夜裏，同送行人訣別，告訴友人杜愔說：「我受朝廷厚恩，命在旦夕，常怕不得死在國事上，現在帶兵出去，心甘意足，死也瞑目了。只

是那些權要子弟，有的在天子左右，有的在軍中同事，很難調和，心裏煩惱的就是爲這個。」可見他雖做了主將，卻早料到朝中軍中的環境，一定不能順利的了。次年春二月，軍至臨鄉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餘賊逃散竹林中。援從前平尋陽山賊，曾經這樣主張過：「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蟲而剃之，蕩蕩然蟣蟲無所復依。」所以散賊藏匿在荒林中，他自然有好辦法的。大軍進至下雋，有兩條路可以攻五溪，一條經壺頭山，路近而水道險，一條走充縣，路平而糧運遠。耿舒主張先攻克縣，援主張先攻壺頭。朝廷採用援策，三月，進兵壺頭，壺頭山在今湖南沅陵縣東四十九里，山形高峻，蠻夷堅守險隘，水流湍急，兵船不易上駛，又正遇着暑熱，士卒疫死很多。援自己也中了疫病，困疲不能行動，祇好鑿山邊大石成窟，臥窟中避炎氣。每聞賊衆登高鼓譟，援必匍匐到洞口怒目仰視，恨不得殺盡醜虜。左右隨從的軍吏，爲這種悲壯精神所感動，誰都禁不住涕淚橫流。可是那部將耿舒恨援不從他的主張，趁這個機會，寫信給兄好畤侯耿弇，捏造許多罪過，朝中權要又進了不少讒言，帝怒，遣梁松代宗均監軍，飛驛前去責問罪狀。幸而梁松啓行以前，援病重死去，沒有當面受辱。松餘恨不息，又盡量誣陷他一番，光武大怒，追奪援新息侯印綬。援死後，監軍宗均派司馬呂种入賊營宣布威德，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大會來降。當初援在交趾，常食薏苡，防禦瘴氣，回來帶了一車。援既得罪，馬武、程昱等奏說那一車裝的全是南方珠犀珍寶，帝更震怒。援妻子不明白何故獲咎，賓客故人也嚇得不敢來弔問，只好一家人用草繩自

縛到宮門去請罪，光武擲下梁松等奏章給他們看，才知道犯罪的原因。援家前後六次上書，辨訴冤枉，措辭異常哀切，最後准許援屍歸葬舊塋。

安南國在周朝稱爲越裳氏，秦始皇時置日南、交趾、林邑、象郡，漢武帝平南越，分其地爲九郡。東漢屬交州刺史，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照現在的地域看來，安南在當時與廣東、廣西一樣是中國的郡縣。可惜從北宋以後，中國衰弱，安南脫離版圖而成藩國，到清朝竟拱手送給法國做殖民地了。清初潘鼎珪做一篇安南紀遊，他說：「安南自秦以降，叛服不常，中夏迭興，輒命將往討。威德最著足以鎮壓其邪心，在漢則有馬伏波將軍援，明張英國公輔，至今廟貌巍然，而馬將軍靈爽視英國尤赫。自其王以下，罔不望門瞻禮，歲時禱祀焉。」明朝鄺湛若做一部書叫做赤雅，裏邊有馬人一條說：「馬人本林邑蠻，深目狹鼻，僉目伏波遺種也。」安南人敬伏波爲大神，威名流傳了一千多年沒有衰落，連那深眼睛猪鼻子的馬來人，只因馬字有些牽連，居然附會成伏波遺種，可見南方民族對他的尊崇到什麼程度！但是有多少中國人還能記起安南本來是郡縣呢！可怪銅柱上明明寫著九九百年，從建武十九年平定交趾，到清光緒十一年割讓給法國，中間恰巧一千八百多年，也許真是運命前定，所以中國放棄安南，很可以說，這是天意而非人事啊！

扶風郡在陝西省，茂陵是漢武帝墓所在地。

北地郡在甘肅省。

浩亹音誥門在青海省。

狄道在甘肅省狄道縣。

交趾郡在安南國。

烏桓一種夷狄的名號。

襄國在河北省邢臺縣南。

武陵在湖南省沅陵縣界。五溪是熊溪、朗溪、酉溪、武溪、尾溪，都是蠻夷住的地方。

下雋在湖南省安鄉縣東。

充縣在湖南省永定縣西。

班 超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根據博望侯張騫的計劃，因政治軍事力量，降服西域三十六國，匈奴失了援助，從此衰落不振，到宣帝時候，匈奴呼韓邪單于居然朝貢稱臣，列爲藩國，這真是民族史上最大的光榮事件，也可見得張騫鑿空的功績何等壯偉，西域得失的影響何等重要了。王莽篡漢以後，西域怨叛，東漢初年，時常跟着匈奴侵掠邊境。後來一部分國家雖然與中國恢復關係，卻仍叛服不常。直到班超出使西域，苦心經營三十年，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一千餘里，包含大小五十五國的廣大疆土，全歸入大漢版圖，這樣發揚國威的偉大人物，能不讓後世永遠崇拜麼？

班超，扶風平陵人。他父親班彪，長兄班固，妹班昭，都是極著名的大學問家，大文學家，班超卻獨以武功照耀千古。不朽的盛業，會萃在一個家門裏，這也是歷史上很少見的。超爲人有大志，不拘細節。居家操作勤苦，不以勞辱爲恥，讀書通大義能辯論。明帝永平五年，超侍母隨兄固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府寫字得錢養母。有一天投筆嘆道：「大丈夫怎樣不濟，也該效法張騫立功絕域，封侯受賞，何能老死在筆硯間啊！」左右人都笑他，超說：「小子那懂得壯士的胸懷！」十六年，竇固出擊匈奴，超爲假司馬，有

戰功竇固賞識他的才幹，派他跟從庸俗無能的郭恂出使西域。

超到鄯善國，國王廣待漢使甚有禮貌，過了些時，忽然冷淡起來。超對部屬說：「諸君感覺到廣的態度麼？這一定有匈奴使者來，逼得他狐疑不決的緣故。聰明人不等事情發生，就得看透，何況已經明顯了的呢！」乃詐問給漢使服役的鄯善人，得知匈奴使者住的地方。超知道郭恂膽怯不能謀事，背着他召集部屬三十六人飲酒，酒酣，激怒他們道：「諸君同我來到異域，無非想立大功以求富貴，現在匈奴使者到才幾天，國王態度就變壞，如果鄯善捕虜我們送到匈奴，枉死在荒野，骸骨餽豺狼，諸君甘心麼？」部屬答道：「現在生命危急，死活從命。」超說：「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只有趁黑夜火攻匈奴使者，出其不防，可成大功。」初更時候，超將三十六人往奔匈奴營，令十人持鼓藏營後，餘人持兵弩伏在營門前，恰巧天起大風，超順風放火，伏兵前後鼓譟，匈奴大驚亂奔，被漢兵擊殺三十餘人，其餘一百多人全數燒死。第二天召鄯善王來，給他看匈奴首級，鄯善王震怖，請降漢爲屬國。超回國後，明帝很褒獎他，升他做軍司馬，賜布二百匹，再出使西域。

漢通西域的路線，有南北二道，這時候于闐國聯合匈奴，雄據南道。超率前次同事的三十餘人先到于闐國，國王廣德待遇漢使禮意很壞。國中有大巫，俗所尊信，假託神意說神發怒道：「何故想向漢漢使有淺黑色馬，快取來祭我。」廣德派國相私來比來要馬，超告私來比請大巫親自來取。少停巫來，

超

超卽斬巫頭送廣德縛私來比鞭笞數百面責廣德叛漢罪狀。廣德早知超威名大惶恐卽時攻殺匈奴使者請降。其時龜茲國倚恃匈奴勢力據北道擊破疏勒國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超因疏勒內部不和用計擒獲兜題放還龜茲立舊王親姪榆勒爲王疏勒人大悅。超在北道由此建立了根據地。

永平十八年明帝崩北道的焉耆國乘中國大喪攻殺都護陳睦。龜茲國姑墨國又屢發兵攻疏勒。超與榆勒拒守年餘。章帝初立恐超孤立無援不能持久下詔徵還。超臨行疏勒人苦留不得全國憂懼竟有失望自殺的。回到于闐王侯以下都大哭道：「我們依賴漢使好似父母實在回去不得。」大家抱住馬足不讓超走。超看形勢如此又本有立功西域的志願乃停止東行再還疏勒。章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四國兵一萬人攻破姑墨國想乘勢平定西域上書請發兵援助。五年帝遣徐幹將兵千人往就超。在先莎車國以爲漢兵不出投降了龜茲國疏勒國都尉番辰也擁兵反叛恰好徐幹兵到大破番辰軍斬首千餘級。超旣破番辰想進攻龜茲奏請招撫烏孫國作漢兵聲援八年派衛尉李邑護送烏孫國使者並帶去許多賜給烏孫君臣的禮物。李邑走到于闐正值龜茲攻擊疏勒怕遭危險不敢前進私自上書詆毀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在外國享福不爲朝廷計慮經營西域絕對不會成功的。超聽到這個消息歎道：「曾參大孝尙且被謠言說他殺人驚動了曾母我恐怕也要被疑了！」因與妻離異章帝知道他忠誠被誣很嚴厲地斥責李邑道：「如果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其餘想歸家的人一千多，

爲什麼都肯同心喫苦呢！」令邑回去受超管束，李邑雖然做出這樣沒臉的事，超待他卻寬和如舊，派他送烏孫王子還洛陽。明年，帝遣和恭等將八百人就超，加上前次徐幹帶來的一千人，勢力更見雄厚，超調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用重寶誘引疏勒王榆勒反漢，康居也遣精兵援榆勒，戰事延綿了幾年。後來榆勒與龜茲密謀詐降，超設計擒斬榆勒，縱兵出擊殺七百餘人，西域南路從此通暢無阻。

章帝章和元年，超發于闐等國兵二萬五千人再擊莎車，龜茲王率溫宿國、姑墨國、尉頭國兵合五萬人來救，超召將校及于闐王商議道：「如今兵少力薄，敵不過莎車，我們最好各自散去。等夜裏聽到鼓聲，于闐從東路回國，我從西路回疏勒。」故意讓俘虜脫逃，回去報告消息。龜茲王大喜，自將萬騎奔西路等超，溫宿王將八千騎往東路等于闐。超偵知兩國兵已出，夜半勒兵馳赴莎車營，大呼奮擊，敵衆驚竄，追斬五千餘級，奪獲馬畜財物無數。莎車喪膽請降，龜茲等國也都恐慌退散。從此班超威名震動全西域。和帝永元二年，月氏王遣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漢兵少，將士恐懼，超撫慰他們說：「月氏兵踰葱嶺，走數千里來攻，祇要堅壁清野，不出十天就解決了，有什麼可怕？」謝兵攻城不下，糧食缺乏，超料謝一定向龜茲求救，伏百人東界，果斬月氏使者，謝大驚乞降。自後月氏每年進貢，不敢反亂。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等國都降漢。朝廷嘉超建立大功，升他做西域都護，徐幹做長史，超住龜茲它乾城，幹屯兵疏勒，互爲聲援。西域祇有焉耆、危須、尉犁三國，因爲從前攻殺都護陳睦，畏罪觀望，不肯真心降服。永元六年，

年秋，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討焉。縱兵擊殺六千餘人，生獲一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擒焉耆王廣、尉犁王汎等在陳睦舊城斬首，傳送洛陽，威示各外國。西城南北兩道五十餘國，全數納貢做漢朝藩屬。和帝下詔褒獎，封超爲定遠侯。

超在西域，聞極西有大秦國，富強無比，遣甘英前去視察。甘英西行到條支國，想走海道，安息國船人對英說：「海水廣大，遇好風三個月可以回來，遇遲風有走兩年的，所以航海人都得帶三年的糧食。大海中最使人戀慕鄉土，很容易死亡。」甘英聽了祇好停止前進。大秦國就是歐洲古代的羅馬大帝國，條支國在黑海北部半島上，是後世南俄羅斯地方，安息即波斯國，西境靠着黑海邊。甘英本想從黑海航行到地中海，達羅馬京城，可惜被船人幾句話，把古代東西兩大帝國交通的機會打消了。

班超四十歲出使西域，凡三十一年，永元十四年八月回到洛陽，九月病卒，年七十一。

凡是成就一番事業的人，一定主觀客觀兩方面都備具着所以成就的條件，絕對不會有不勞而獲，徼倖得利的。譬如貧兒掘地，偶然發見大量藏金，這總算是徼倖了，但是此人如果沒有守護的知能，也沒有法律的保障，結局不但不能成富人，恐怕反要得殺身的災禍。看這樣小小例證，尙且如此，何況國家大事呢？現在試問班超的功績，是不是命運送給他的？決不。第一，他有堅決的志向，無論在什麼環境中，這志向好似航海的羅盤，鼓勵着他永遠前進。第二，班超有特殊的才能，

他觀察事情非常清楚，處置非常適當，所以用三十六人降服鄯善國、于闐國，二千人平定全西域，從沒有失敗一次過。第三，班超有恢宏的度量，他臨回朝的時候，傳授祕訣給繼任都護任尙說：「到西域來的吏士，都是內地囚徒，流徙邊荒，戴罪立功的人，本非孝子順孫；又胡人野心似鳥獸，難養易亂；待遇他們應該寬大簡易，不責小過，總持大體就是了。」任尙嫌這幾句話平平無奇，不照他做，果然西域反亂，不出班超所料。這樣看起來，成就事業主觀方面最重要的志向才能度量三個因素，班超是充分備具的了。不過單憑一方面還是不夠的。東漢自光武中興以後，明帝章帝都是英明之主，信任班超，不聽讒言，國家實力也培養得很充足。同時西域諸國，第一，文化幼稚，知識薄弱；第二，各國互相攻擊，不能統一；第三，怕懼匈奴，一部分國家願受中國的保護。班超能利用這許多客觀條件，所以從艱苦奮鬥中造成了功業，相信沒有絲毫微倖成分，來在裏面。我們論定班超的成功既是當然的而非偶然的，如上所述，那末，凡是生存在帝國主義者積極掠奪時代的弱小民族，應該如何努力自強，逃避變做殖民地的厄運啊！

于闐在新疆省和闐縣。

龜茲在新疆省庫車縣。

疏勒在新疆省疏勒縣。

姑墨在新疆省拜城附近。

康居在葱嶺西北。

拘彌在新疆省和闐附近。

莎車在新疆省葉爾羌。

烏孫國人青眼赤髮，形如猿猴，地在俄屬中亞細亞。

溫宿在新疆省溫宿縣。

尉頭在新疆省烏什縣。

劉琨

從世界歷史看來，中國西漢、東漢兩朝，很像歐洲古代羅馬大帝國，開拓疆土，增加財富，文化武功，都發展到極高程度。四周圍的野蠻民族，仰慕聲威，甘心降服，起初這些歸化人民，確是俯首做奴隸供奔走，很有用處。後來主人家腐敗衰落，駕馭不得強悍的奴隸，奴隸卻偷學了主人家的長處，看透了主人家的弱點，乘機反叛，如蛇吞鼠。可憐祇慣享福的主人，一轉眼卻成了奴隸。在中國是五胡亂華，在羅馬是蠻族遷徙，時代差不多，情形也相似，東西兩大帝國，不約而同遭着惡奴欺主的厄運，真算是歷史上偶遇的奇事。

漢魏以來，雜居在中國的民族，大體是：遼西一帶有鮮卑族，陝西、四川一帶有羌族、氐族，山西一帶有十九種匈奴，其中一種叫做羯，後來強大了，自成一族，一共是五族。這五族人深入中國內地，種類繁衍，西晉時候，單陝西一處人口一百多萬，氐羌卻占半數，其餘幾族分布的情形，可以類推而知了。至於生活在異族包圍中的中國人做些什麼呢？東晉干寶有一篇晉紀總論，大意是這樣說：

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三個處心積慮想奪曹家的皇位，什麼兇惡事情都幹，祇是不喜歡道

德忠義略有氣節才能的陸續被他們摧殘誅滅，那些卑污頑鈍人卻適合需要，充塞在朝廷上。因此風俗淫僻，是非顛倒，學問以空談惑衆爲高尙，羞說實事；做人以行同禽獸爲通達，賤視節義；仕以鑽謀苟得爲賢能，鄙薄守正；居官以模稜無爲爲度量，嗤笑忠勤。一個人名譽好壞，不在乎行爲善惡，而在乎有沒有權要人做靠山。他們看官爵當作賣買，貴族子弟升官極快，有勢力的一身兼十幾個官職，喫俸不做事；無援引的受資格限制，慢慢調遷，老死在下僚。婦人驕奢淫樂，破棄禮教貞節，女工與中饋的職務，全交給婢僕，毫不以爲羞恥。

關於晉朝社會腐敗的情形，單看干寶這一段敘述，也就略知大概了。所以到惠帝時候，匈奴人劉淵開始變亂，其餘種族像蝗蟲一般跟着起來，西晉頃刻潰滅，懷帝、愍帝相繼被虜，三代兩漢幾千年積累成的文物整個破壞，久享清福，骨脆肉嫩的士大夫，一部分投降，一部分死亡，祇有極少數人竄逃到長江流域，成立所謂東晉朝，繼續過他們清談無爲的生活。漢族根據地甘心願意讓給了異族，再不作恢復中原的夢想。我們讀歷史到這個時代，真不勝慚愧和悲憤！

五代花蕊夫人有一首述亡國詩，末兩句是：「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西晉亡國，解甲降服的何止十四萬人，幸而還有劉琨、祖逖兩位豪傑，不怕死向前進取，給民族爭回一點體面，尤其是劉琨，在千辛萬苦中忍死掙扎，更覺壯烈可哀。所以他們雖然沒有多大成就，激昂堅決的精神，是永

遠不能磨滅的。

劉琨，中山魏昌人，年青時候以雄豪著名。他和祖逖交誼很深，有一次同榻睡着，半夜裏祖逖遠遠聽見雞鳴，踢琨醒來道：「這不是惡聲啊！」因下牀拔劍而舞。他們都是英氣勃勃有大志的人，每談論到時事，總是慷慨不可一世。懷帝永嘉元年，琨奉命做并州刺史。并州當時被匈奴劉淵殺掠蹂躪，人口逃亡，留存的不滿二萬戶，盜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冒險轉鬪前進，到了晉陽城，更覺荒涼不堪。房屋焚毀，荆棘成林，僵尸遍地，豺狼羣行，偶有生人都饑瘦得不成樣子。琨盡力修復，撫慰殘傷，寇盜常來攻襲，城門當作戰場，琨策劃戰守，意氣愈盛。劉淵聚衆在離石，相去三百里，琨暗中派人去離間他的部屬，匈奴來降者有一萬多，劉淵害怕，後退幾百里，築蒲子城自保。琨在官不到一年，人士歸附，戶口增加，雞鳴狗吠，大見興旺的氣象。可惜生性奢侈，喜歡聲色，雖然勉強矯正，不多時候，故態復萌，因此聲名稍減。晉陽令徐潤擅長音樂，得琨寵信，干預大政，護軍令狐盛性情剛直，屢次勸琨除掉徐潤，琨不能聽。徐潤知道琨赤心忠晉，祕密進讒言道：「令狐盛快要勸公做皇帝了。」琨大怒，不查真假，把盛誅死。盛子泥奔降匈奴劉聰，給聰做嚮導，引兵來攻，琨親率精兵出去抵禦，聰子劉粲同令狐泥乘虛襲破晉陽城，殺死父母家屬。上黨太守襄醇，太原太守高喬都投降劉聰，琨形勢危急，向鮮卑拓拔猗盧求救，猗盧將二十萬人來援，大敗劉聰，收復晉陽城。猗盧派兵代守晉陽，琨移居陽邑城，撫慰殘廢，招集逃亡，等

待報仇的機會。

永嘉五年劉聰攻破洛陽，生擒晉懷帝。愍帝在長安卽位。羯人石勒佔據襄國，聚衆數十萬，勢力強盛，專心想奪取琨土地。琨前有劉聰，後有石勒，自己困在中間，想取守勢，當不住兩方進攻，出兵攻敵，又顧不得首尾，處境狼狽到極點。但是他絕對不肯畏避，他上愍帝奏章有這樣幾句話：「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可見他精忠報國，視死如歸的決心了。琨連合拓拔猗盧剋期進討劉聰，不幸猗盧病死，部落四散，大將箕澹等率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頭來歸，琨因此實力稍振。其時石勒兵攻樂平，太守韓據求援，箕澹以爲士衆新附，不可輕動，不如閉關守險，蓄銳待時。琨力主往救，不聽澹說，令澹領步騎二萬人先進，自己屯兵廣牧，作爲後繼。石勒伏兵險要，大破澹軍，琨長史李弘又舉并州降勒，同時劉聰攻陷長安，愍帝出降，西晉滅絕。琨計窮力竭，進退失據，意志無論怎樣堅強，總不能再留在并州了。

幽州刺史鮮卑人段匹磾屢次遣使邀琨，願意合力恢復晉朝。匹磾雖然是異族，忠義卻出於真心，琨率餘衆從飛狐到薊見匹磾，甚得匹磾尊信，歃血同盟，約爲兄弟，兩家互通婚姻，感情非常和好。晉愍帝被虜以後，琅琊王司馬睿在建康稱帝，琨與匹磾率河北豪傑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勸進，這種有力聲援，給搖動不安的東晉很大幫助。司馬睿就是東晉元帝，他做琅琊王時候，已經注目在長江流域，想

造成偏安的局面，他不但沒有恢復的能力，而且也沒有恢復的志願。祖逖屢次請求糾合忠義，北上討賊，司馬睿給他一個豫州刺史的名義，徒手兵一千人，布三千匹盔甲兵器，教他自己去想辦法。祖逖帶親信部屬一百多家北渡長江，中流取楫擊水立誓道：「我祖逖不能肅清中原，再渡回來，大江作證！」聲音高朗，態度激昂，聽的人感動興奮，全願意死在戰場上。逖率兵經過多次苦闘，收復豫州，黃河以南，又成晉土。百姓快樂得至於流涕，民間流傳一首歌謠道：「幸哉遺民免俘虜，三光既朗遇慈父，淡酒忘勞甘瓠腊，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民心如此。起初劉琨聞逖得任用，寫信給親舊說：「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逖在豫州功業益盛，琨竭力贊揚他的威德，元帝封逖爲鎮西將軍。本來段匹磾與劉琨合作，在河北勢力不小，祖逖又在河南建立穩固的基業，誅滅劉聰、石勒，不是一件難事。無如元帝是個庸主，他政治方面靠着丞相王導，軍事方面靠着大將軍王敦，王敦性情兇悍，專害忠良，一意想篡奪帝位，鬧得內部危險不安，大將孤立在外，如何能順利發展呢？果然元帝太興元年——登帝位的第一年——劉琨被段匹磾絞死了，太興四年，匹磾被石勒殺死了，過了幾個月，祖逖憂憤發病死了，從此中原淪沒在異族手中，三百年才見天日。

太興元年，琨嫡長子劉羣，被匹磾族弟段末波捕去，未波是黨於石勒仇恨匹磾的，他利用劉羣昏愚，允許推琨做幽州刺史，教羣寫信請琨做內應，攻擊匹磾。這封信偏偏被匹磾巡邏兵搜獲，匹磾拿信

給琨看，並且說：「我並不懷疑，所以奉告。」琨說：「我與公同盟，扶助晉朝，仰仗威力，庶幾可以一洗國恥，就使羣信祕密收到，我終不能爲了一個兒子，做害公忘義的事。」匹磾向來尊重劉琨，到也沒有什麼惡意，不過暫時拘留起來。當初并州敗亡，琨怕死了不能報國家大仇，冒險投奔匹磾，希望赤誠感人，徼倖萬一。後來看到匹磾部下，究竟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曉得大功難成，每次接見將佐，悲憤慷慨，想率領部屬跑到賊壘下痛快殉國，所以被拘之後，神色不變，早料一死。悖逆的王敦惟恐琨活着，暗中派人教匹磾殺琨。琨聞有敦使人，對兒子說：「王敦派人來，卻瞞着我，一定是要殺我了！死生有命，所恨大仇還沒有報，無面目地下見父母去！」說着痛哭嗚咽不能成聲。果然匹磾稱奉朝廷密詔，劉琨想做皇帝，把他絞死，子姪四人一同遇害。琨死年四十八，死後匹磾勢孤，太興四年被石勒攻破，被捕獲，不肯投降，從容就義。王敦在東晉謀反，益急，祖逖知道內亂快起，大勢已去，憂憤成疾，九月卒，年五十六。

劉琨抱定聰勤不怠，臣無歸志的決心，在河北死命掙扎到十二年，這種精神真可以動天地泣鬼神了，但是事業方面到底免不了慘敗，雖說原因很多，他本身卻也不能不負相當責任。做領袖的最怕有弱點被小人利用，往往起源很小，流弊極大，琨因寵信徐潤，演成大禍，積年基業，輕輕破壞，何等可惜！箕澹勸琨先安定內部，再圖發展，這個計劃是很對的，琨不量實力，輕率出兵，大敗之下，并州覆沒，這又何等可惜！兒子劉羣做出荒謬事，如果情勢可能的話，不妨趁段匹磾疑信相

半的時候，獻個密計，誘末波來攻，迎頭痛擊，設若想法能捉獲劉羣，當着大眾宣布罪狀請匹磾嚴重處罰，大義滅親，或者更可以增進團結。單看歷史上載琨自辯的言語，似乎力量是欠充足些。不過我們批評古人，要避免憑空推想，輕下斷定，劉琨當時也許有更懇切的解釋，匹磾不信，有什麼辦法呢！歷史載琨在晉陽，有一次被胡騎層層包圍，城中窘迫，無計可施，琨趁月光登樓長嘯，敵人聽了悽惶悲歎，半夜吹奏胡笳，敵人流涕想歸故鄉，黎明又吹，敵人竟都跑走了。這段故事，我們不敢相信，拿來想像他實力薄弱，氣度勝人的情況，到很適當。

中山魏昌——河北省無極縣東北。

并州——山西省。

晉陽城——山西省太原縣。

離石——山西省離石縣。

蒲子——山西省蒲縣。

陽邑——山西省太谷縣。

樂平——山西省平定縣。

廣牧——山西省忻縣。

飛狐——察哈爾省蔚縣飛狐口。

薊——北平宛平縣本薊縣地，因城西北有薊邱得名。

建康——南京。

豫州——河南省。

玄奘

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僧人，冒險出國，首尾十七年，走五萬里路，歷百三十國，遍遊五印度，精通經律論三藏，集其大成，做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在佛教根據地印度，沒有人敢駁他一句話，不論道人凡夫，不論大乘學者，小乘學者，一齊贊歎歡喜，尊信歸依。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個偉大人物真是無邊無上的光榮，凡是讀過他傳記的人，祇有欽仰，祇有感奮，終不會有絲毫不滿意的。這個僧人是誰？就是唐朝大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

玄奘法師俗姓陳，河南偃師縣人。他父親陳慧，身長八尺，美眉明目，隱居不仕，專心學問。生男子四人，第二子名長捷，早年出家住洛陽淨土寺，第四子即是玄奘。玄奘聰悟異常，博通儒典。隋煬帝大業末年，出家學佛，與長捷同寺。在寺從景法師學涅槃經，從嚴法師學攝大乘論，一聽就通，不再疑忘，僧衆都很驚奇，教他昇座覆講，卻講得透澈圓到。從此美名萌發，知其非凡，這時候他年紀還祇有十三歲。後來隋朝大亂，洛陽破敗，他同長捷到四川成都，從名僧受學，用功勤苦，通一切經典。唐高祖武德五年，玄奘一年滿二十，受具足戒。他看在四川師友，不能再有所請益，因爲長捷不讓他離開，他偷附商船跑到湖北。

再北上到河南安陽，就名僧休法師質問疑難，到河北欒城就深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當時長安有法常僧辯二大師，是佛學宗匠，中外聞名，並世無匹。玄奘聽他們講最專長的攝大乘論，也祇一遍就深究微奧。常辯二師大驚歎稱他爲佛門千里駒。玄奘旣已遍謁國內名師，覺得各家學說紛歧，欠有折中，乃立誓西遊佛國，又聞西方有瑜伽論，是彌勒菩薩所造，想訪求真本，流傳東土。本此志願，結合伴侶，上表陳請。其時天下新定，朝廷怕生邊事，不許他們出去。

玄奘立志堅定，豈肯中止。唐太宗貞觀三年秋八月，單身從長安起程，先到涼州，因爲邊防極嚴，涼州都督李大亮要逼他還長安，幸得當地慧威法師援助，向西偷逃，晝伏夜行，到了瓜州。刺史獨孤達很優待他，因得打聽出關路途。知道瓜州北五十里，有瓠蘆河，水勢險急，人馬不能渡，河上置玉門關，是西行必由之道。關外西北有五個堡壘，每個前後相隔一百里。中間不見水草，祇堡旁有水，軍隊守護着。走過第五堡，就是莫賀延沙漠，屬伊吾國境界。玄奘聽了愁悶，涼州又行公文通緝他，逼得無法，恰巧一個胡人名叫石槃陀的，願意受戒做徒弟，引路送過五堡。玄奘大喜，把衣服賣了買得兩匹馬，連夜出發。三更到河邊，遙見玉門關離關上游約十里，兩岸闊可一丈，旁有梧桐樹叢，石槃陀斬木造橋，上面鋪些草和砂土，趕馬過去。玄奘既得出關，非常快樂，師徒二人就在草中安睡。天快發亮，玄奘上馬前進，石槃陀忽然變心，不肯再走，想謀殺玄奘。玄奘知道他起了惡意，祇好讓他回去，他還不放心，說：「法師一定通